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 著

飲冰室合集



文
第
十
六
冊
集

中
華
書
局

飲冰室文集之四十四（下）

書籍跋

陳慶笙地名韻語

皇朝直省地名韻語，新會陳慶笙先生所作也。書自順天府以下十八行省府州廳縣皆編成四言，系以韻語。慶笙先生歸道山，余獲遺藁，同人索觀傳鈔，不足應之。乃議付剞劂，而原書於東三省及新疆臺灣編次皆闕，番禺韓君雲臺續而纂之，復附各省都會及道里遠近于卷末，既成，遂槧諸板，公之天下。癸巳十月刻竟，飲冰主人記。

葉鞠裳語石

前清乾嘉以降，金石之學特盛，其派別亦三四。王蘭泉、孫淵如輩，廣搜碑目，攷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錢竹汀、阮芸臺輩，專事考釋，以補翼經史，此又一派也。翁覃谿包慎伯輩，特詳書勢，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韻校存碑之字畫，石痕，別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其不講書勢，專論碑版屬文義例者，亦一派也。此書專博不及諸家，而頗萃諸家之成，獨出己意，有近世科學之精神，可以名世矣。戊午正月二十七日購得，窮一日之力讀竟記。

巢經巢詩鈔

鄭子尹詩。時流所極宗。尙范伯子陳散原。皆其傳衣。吾求之十年不得。茲本乃趙堯生所刻。癸丑入都。印數十以貽朋輩之好鄭詩者。此其一焉。

時流咸稱子尹詩爲能自闢門戶。有清作者舉莫及。以余觀之。吾鄉黎二樵之儔匹耳。立格選辭。有獨到處。惜意境狹。

高青邱集

明有高青邱。略可比唐之陳子昂。惜後此何李輩。力薄不堪負荷。故盛唐之盛。遂不可見。抑亦運會升降然耶。此本爲二樵先生舊藏。有二樵手批數十則。良可珍祕。中間曾歸陶子正。同年邵學吾得之。黃晦聞節許。時甲寅三月也。越四年戊午正月。校讀一過記之。

康長素法國革命史論

此南海先生歐洲十一國游記之一節也。以其論聳切懇摯。足以爲病狂熱者之藥。故錄諸報中。全論凡三萬餘言。其最博深切明者。爲末段論法國不得不革命之原因。而推求我國現在果有此原因與否。此俟續出各號。乃能次第錄及焉。而右所錄諸段。其於法國破壞後不能建設之因果。固已若指諸掌矣。鄙人所以兢兢焉不敢附和激烈派之破壞論者。亦正以此故。本報前諸號。夫既屢言之矣。而論者或爲之說曰。建設之目的良。則破壞之現象亦良。建設之目的惡。則破壞之現象亦惡。據此以推論中國歷史上革命之陳迹。謂顛覆政府。乃其破壞之

手段。而帝制自爲。則其建設之目的。革命之生內亂。非手段使然。而目的使然。於是得一結論焉。謂中國今後之革命。苟使爲共和制而無君位之可爭。則顛覆政府之後。革命家必不致相爭。爭奪不生。則內亂必不作云云。其言自以爲甚辯。不知此乃不許人反詰之一面的供詞而已。吾則還問諸彼。法國大革命時代。其革命黨所倡設之目的。良耶否耶。此彼輩所日日謳歌尸祝者也。其破壞之現象。惡耶否耶。彼輩雖有長舌。殆不能舉歷史上之事實而抹煞之也。夫當時法國諸黨。其非若我國歷朝鼎革之交諸豪傑之爭爲帝王。抑章章矣。而何以更迭相屠無一存者。禍且視爭帝者倍徙焉。豈不以羣衆相集。其利害萬不能從同。況以一國之大。品彙萬殊。有緣所處之地位而利害絕相反者。不必貴族與平民也。即貧者與富者。乃有緣學問見識之懸絕。同此一。其利害本非相反。而此認爲利彼則認爲害者。此最普通而最可畏。故意見無論如何。總不免於衝突。萬事付之衆議。則其衝突之程度愈甚。而在平時之衝突。則固有之法律及慣習。恆足以制裁之。若在秩序新破壞之時。慣習蕩然。舊法律全喪其效力。而新法律未立。即立矣而民未習。效力無自而強。於斯時也。衝突之起。非借腕力無從解決之。質言之。則能殺人者勝。見殺於人者敗而已。故欲實行其意見者。非假腕力末由。相屠之禍。所由不能免也。然此猶指彼實心公益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者言耳。若夫其中有緣託美名以營其私者。又不在此論。夫當破壞時代。嘯聚種種社會。其不能無此輩廁於其間。則豈待問矣。故法國大革命之惡結果。乃事所必至。理所固然。非不幸而偶遇之也。謂建設之目的良。則破壞之現象必良者。其何以自解於此。論者又謂誠使今後之中國革命。盡力於民黨之調和而避其軋輾。則恐怖時代可以不復見云云。此語抑誰不能言者。然天下事非言之難而實行之難。法之狄郎的士黨。即此文之及倫的黨也。吾前譯皆通用此名。故今仍之。抑何嘗不絞心血以求調和。而功卒不獲就者。豈非吾所謂學

問識見之懸絕。與夫假美名以營其私者必廁乎其間。而終無有調和之道耶。中國人與法國人同爲人類之普通性。豈其於此而獨能免之。善夫。此文之言曰。破壞猶縱火也。不戢將自焚也。縱火之始。所焚者僅欲在此。而大風忽乘之。則將倒焚。無能自主。又曰。謬意縱火。豈能定大風從何方來耶。吾願世之狂奔於感情者。勿易其言以禍國家也。

淵實君譯中國詩樂之變遷與戲曲之關係

右文承著者寄稿。自云從東文譯出。惟未言原著者爲誰氏。以余讀之。殆譯者十之七八。而譯者所自附意見。亦十之二三也。其中所言沿革變遷及其動機。皆深衷事實。推見本原。誠可稱我國文學史上一傑構。惟其結論有清一代詩樂衰息之故。而專歸咎於異族之篡國。則竊以爲未免偏至之論也。夫元之與清。其地位正同。元代法網之密。未見其不如清代。而戲曲反極盛於彼時。是知其原因別有所在。此不足爲原因。卽爲原因。亦不過其小部分之原因。而非全部分之原因。且非重要部分之原因。明矣。然則其原因究安在。自唐代以詩賦取士。宋初沿襲之。至王荊公代以經義。然旋興旋廢。宋熙寧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復詞賦與經義並行紹聖元年復罷詞賦專用經義凡三十五年建炎二年又兼用經義及元遂以詞曲承乏。榮途所在。士趨若鶩。故元曲之發達。非直空前。且絕後焉。清承明舊。專用八股。八股之爲物。其性質與詩樂最不能相容。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一也。宋代程朱之學。正衣冠。尊瞻視。以堅苛刻。厲絕欲。節性爲教。名雖爲儒。而實兼採墨道。吾嘗謂宋儒之說理雜儒佛其制行雜儒墨故墨學非樂之精。於不知不覺間。相緣而起。樂者樂也。苦行主義。正相反對。然宋學在當時。政府指爲僞學而禁之。其勢力之在社會者不甚大。逮元代而益微。及夫

前明數百年間，朝廷以是爲獎勵，士夫以是爲風尚，其浸潤人心者已久。清代學術，雖生反動而學風已成，士夫與樂劇分途，不相雜廁，儼爲一種之社會制裁力，莫之敢犯，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二也。與宋學代興者，爲考證箋注之學，而其學乾燥無味，與樂劇適成反比例。高才之士，皆趨甲途，則乙途自無復問津者，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三也。宋元明以來，皆有所謂官妓者，而閨閣之家，又咸自蓄聲伎，文人學士，莫不有焉。宋明時文學家伎見於記載者甚多，不可枚舉。及本朝則自雍正七年，改教坊之名，除樂戶之籍，無復所謂官妓，而私家自蓄樂戶，且爲令甲所禁。士夫之文采風流者，僅能爲「目的詩」，至若「耳的詩」，雖欲從事，其道末由，而音樂一科，遂全委諸俗伶之手。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四也。綜此諸原因，故其退化之程度，每下愈況。然樂也者，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廢也。士夫不主持焉，則移風易俗之大權，遂爲市井無賴所握，故今後言社會改良者，則雅樂俗劇兩方面，其不可偏廢也。

景祐六壬神定經二卷

宋楊維德奉勅撰，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俱著錄。卷首有宋仁宗御製序，據志維德所撰，向有遁甲七曜太一諸書，蓋皆奉勅撰也。仁宗號稱英主，乃迷信此等術士之言，蓋宋諸帝通習矣。然術數一科，在漢時已爲七略之一，其源甚古，觀此亦可存古術之一斑也。戊午六月。

天問閣集三卷存二卷其下卷存一條

明李長祥撰。長祥四川達州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國變後。屢思仗義規復。事監國魯王。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無傳。其事蹟見全祖望所爲行狀。祖望稱此書丙戌以後作。杭人張南漪得之。吳市書肆中云。蓋修明史時所未見也。卷上爲甲申廷臣傳。新樂劉文炳傳二篇。卷中有傳十篇。皆紀當時死難諸賢。多足補史編之缺。廷臣傳之末。有論一篇。論思陵失國之由。於廷臣略無恕詞。雖黃道周劉宗周亦有微辭。所見殊多獨到處。而獨屢祖楊嗣昌陳新甲。頗與時論異。謝山謂其不免愛憎之見。不知其果爾耶。抑時論有門戶不足憑信也。謝山謂其於文不稱作家。然新樂侯一傳。法度森然。生氣遠出。吾於明人之文。乃罕見其比。戊午六月讀竟記。

西藏攷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趙之謙謂雍正初身至其地者。隨筆記錄之冊也。中紀里程頗詳。所錄唐盟碑全文。尤可寶。唐盟碑殆我國與他國爲國際上平等條約。傳世最古者。戊午六月。

讀史舉正八卷

清張燴撰。燴浙江仁和人。字曦亮。號南漪。全謝山爲之墓誌銘。述其行誼。在卷端。此書蓋讀史考據之筭記。體例與錢竹汀之考異。王西莊之商榷略同。雖瑣碎亦有極精到者。戊午六月。

孫與人弟子職注一卷

清孫同元撰。同元字與人。浙江仁和人。弟子職古代本別行。漢志列於孝經類。今惟附管子以傳耳。清代王元啓曾爲單行注。同元此注晚出。糾正王注者頗多。同元爲孫淵如門人。其學篤守漢師家法也。戊午六月。

餘生錄一卷

明張茂滋撰。茂滋爲福建巡撫張肯堂之孫。肯堂號鯢淵。國變後。死守蟪洲。謀光復。不克。死之。闔門從殉者二十七人。遺命茂滋毋死。以保宗嗣。茂滋出走。瀕於九死。而鯢淵門生故吏。及一時好義之士。百計脫之。事定後。茂滋記其崖略爲此書。晚明忠義之盛。亙古所無。讀此亦使人興起也。戊午六月。

楊星吾留眞譜

楊君游日本。獲見其國祕府及故家所藏唐宋以來寫槧古籍。依原書格式。景刊其首葉。殘本則景其所殘之葉。小本或全景之。如御注孝經。其有序跋藏記者並景之。凡經部二冊九十二種。小學一冊五十二種。史部一冊四十七種。子部二冊七十五種。醫部二冊六十八種。集部二冊七十五種。佛部一冊十九種。雜部一冊二種。都四百三十種。陳百鼎而各獻一衡。亦足鑒味也已矣。楊君收藏稱當代第一。其遺籍今在國務院。非久恐爲大力者負之以趨。惜不復見續編也。戊午六月初六日。

成容若淥水亭雜識

容若小詞。直追李主。其刻通志堂九經解。爲經學家津逮。此書爲隨手笥記之作。其紀地勝。撫史實。多有佳趣。偶評政俗人物。見地亦超絕。詩文評益精到。蓋有所自得也。卷末論釋老。可謂明通。其言曰。一家人相聚。只說得一家話。自許英傑。不自知孤陋也。可謂僧儒關異端者當頭一棒。翩翩一濁世公子。有此器識。且出自滿洲。豈不異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須讓此君出一頭地也。戊午八月。病中讀竟記。

萬季野庚申君遺事

庚申君者。元順帝也。相傳實爲宋末帝昀之子。語似不經。季野先生此書。采元史順帝紀。虞集傳。及權衡之庚申外史。余應之讀。庚申詔詩。袁忠徹苻臺集之庚申君遺事。葉盛水東日記之瀛國公遺事。及何喬新程敏政黃訓所紀載。凡十二則。謹加考證。知末帝入元。封瀛國公。時年實六歲。其生庚申君時。實五十歲。元之明宗。奪瀛國妻。庚申遂爲明宗子。然明宗自言此非己子。元廷君臣。蓋共知之。且其遺像不肖元諸帝。而肖宋諸帝。則其爲趙氏一塊肉。益無可疑。讀季野自爲書後兩篇。蓋鐵案如山矣。呂嬴牛馬之事。前史屢懸疑案。然天道冥漠。實有莫爲莫致者。不得逕指爲遺民快心之談也。清聖祖與海寧陳氏一公案。頗與此類。惜清代文網密。私家著述。可爲左證者少。後雖有季野。恐亦等於杞宋之無徵也已。戊午八月六日。病榻讀一過記此。

南宋六陵遺事

胡元妖僧楊璉真伽發掘南宋六陵事。爲前史未聞之慘劇。世多知唐珏林景熙兩義士掩護之功。而當時主持

而先後者，尙大有人在。王修竹也，謝翺也，羅銳也，各有事焉。此書備采諸家記載，會通而證疏之，可謂發潛闡幽也已。戊午八月六日。

浙江書局覆畢校本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實類書之祖。後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永樂大典等，其編纂之方法及體裁，皆本於此。唐宋明存書今佚者，多賴諸類書見其崖略。先秦學說今亡者，多賴此書存其梗概。此亦陽翟大賈之善居奇貨也已。

呂氏春秋次序，史記呂不韋傳十二諸侯年表，皆云八覽六論十二紀。太史公自序又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蓋始於八覽，故亦以覽名其書也。今本以十二紀居覽論之前，恐非原次。季冬紀之末篇，曰序意篇，首維秦八年歲在涒灘云云，敘述著書之由，實全書總敘也。古書總敘，皆繫全書之末，益可證紀本在覽論之後也。戊午八月病中點讀一過。

慎子（四部叢刊本）

此書全是明人掇拾諸書所贗造，其中如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其非慎到本甚明。竟牽入之，戰國策楚襄王之傳慎子，亦未卽到也。莊子天下篇稱慎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其人必爲古代一苦行頭陀，安有爾許喋喋耶？守山閣輯本，是否原書已可疑。苟此本者，更不足道矣。外篇據拾列子呂繆氏寶此燕石，甚矣曲士不可以語於學也。庚申除夕。

梁忠璇經釋

吾宗忠璇公斗輝著經釋九卷。胡石青得之坊肆以歸余。謹案懸志公花橋亭人。明萬曆二十五年舉人。以權監羅織下詔獄五年。與馮應京等四十餘人獄中講學不倦。著經世實用、黃河議、薦辟人物考、馬政書、任官考、十三經釋、皆獄中稿也。後遇赦。以天啓二年任湖廣通城縣教諭。擢國子監學正。遷太平府同知。執法不撓。稱鐵面江防。以事去官。卒年九十。據本書李序。則公之下獄。實由上書爭弊政。故以此罹逆璫忌也。書似刻於太平。故發刻人姓氏。多太平僚友。此書不脫明人譚經窠臼。自是時代使然。惟公之大節醇德。藉此以傳一二。則吾子孫所宜永寶耳。

本書自序云。萬曆壬寅孟冬識於北寺。壬寅爲萬曆三十年。距今三百十九年前也。辛酉三月三十日。

楊仁山闡教篇

石始佛教本純倡自力淨土一門。像季後起。接引凡機。龍樹所以有易行品之作也。我國淨宗已嫌他力氣味太重。滋生流弊。日本眞宗之撥無聖道。失之益遠矣。居士茲作。可謂洞中癥結。今國中自託淨門者日多。而自力日替。此編寧宜久閱耶。十年五月十五日。

陳蘭甫校本夢溪筆談

民國三年在廣州得舊書數十種。此其一焉。頃偶翻讀。書中有校識若干條。圈點若干處。其識語一望而辨爲東塾先生遺墨。致足寶也。十年十一月。

廷燦謹案此書無藏印。陶福祥刻本附校字記。其中有云。據東塾校本改。所校之字皆與是書相同。然則中間曾藏愛廬耶。

曲江集

曲江集最有研究價值者。爲卷八至卷十二所與邊將蕃國之勅書。若能細加考證。定有許多關於民族史之良資料。癸亥上元。

劉蛻集

言之無物。務尖險。晚唐之極敝也。妄自尊大。彌資匿笑耳。癸亥上元。

元和惠氏舊藏明萬曆本路史

羅長源路史。取司馬子長所謂摺紳先生難言者而言之。嗜博而荒之譏。信所不免。然其比類鉤索之勤。不可誣也。其國名紀之一部。條貫綿密。實史界創作。且其時古本竹書紀年及皇甫士安輩所著書。皆未亡佚。其所取材者。多今日所不及覩。故可寶也。此本爲元和惠氏舊藏。每冊咸有定宇先生名字小印。全部圈點。且有手批一百六十餘條。校補文字十餘處。雖未署名。觀其考證之精審。與書法之樸茂。則爲定宇手澤無疑也。手批有朱墨兩種。墨筆亦十餘

條異書勢者惠家累代傳經。得此如捧手與二百年前大師晤對。欣幸何極。癸亥二月十五日。或其父子祖孫所經讀耶。第一冊目錄下有稽瑞樓小印。知嘗歸常熟陳氏。續檢稽瑞樓書目。云路史二十四冊。惠半農閱本。然則批點又出定字前矣。今此本正二十四冊。則襯紙亦惠氏之舊也。半農先生提學廣東。吾粵人知有漢學。實先生導之。吾家有半農手書立軸。當與此書同寶也。二月十六日再跋。

易餘籀錄二十卷

書爲理堂著易學三書時。旁涉他學。隨手筭記之作。言易者反甚希也。吾未精讀。偶繙卷四論聲系。卷十七論曲劇各條。已覺多妙諦。癸亥三月。

汪容甫舊學蓄疑一卷

分子史評詩雜錄四門。著隨時筭記以作著述資料者。各條下間附劉文淇成蓉鏡及其子喜孫案語。尤有題蒼齡者。其姓待考。癸亥三月。

阮文達撰焦理堂傳

此傳於理堂易學所闡發略盡。其最缺憾者。則於史學不置一詞也。集中上伊汀州姚秋農兩書。深得治史癥結。其識不在謝山下。是不宜簡置也。理堂於義理之學。其見地亦不在東原戴氏下。此傳所發未盡。又劇說一書。亦

理堂絕學之一。不當並書名而不敘也。癸亥三月，啓超記於翠微山之奇觚廬。

陳蘭甫聲律通考

先生有復曹葛民書，敘述著此書之甘苦。末云：古人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今則無名山可藏，雖有門人數輩，皆爲經生，不解音樂，欲傳其人而不知誰屬也。象州鄭小谷見此書，歎曰：有用之書也。君著此書辛苦，我讀此書亦辛苦。嗟乎，辛苦著書，吾所樂也，有辛苦讀之者，吾願足矣。若其有用，則吾不及見矣。其在數十年後乎？啓超夙不治此學，雖欲辛苦讀之而不能也。願深信言古樂未能逾先生書者。今國中沿海西樂學者，既漸有其人，行且返而求諸吾國所固有，則舍先生奚以哉？所謂致用在數十年後者，其懸記決不虛矣。先生復鄭小谷書，又言考聲律時，購求陳陽樂書不得，可見寒士治學之難，難如彼而所成如此。先生益過人遠矣。癸亥 月二十五日。

陳蘭甫切韻考

東塾集四與趙子韶書云：僕考切韻，無一字漏略，蓋專門之學，必須如此。但恐有武斷處，如段茂堂之於說文耳。僕爲此甚辛苦，若有疏誤，亦猶亭林先生之古韻，後人因而加密可耳。讀此可見先生著述之閱歷甘苦。惟書中即據廣韻爲陸法言切韻，蓋由切韻久佚，先生不獲見也。光緒末，切韻殘卷發見於敦煌石室，其本今存巴黎圖書館。王靜安影寫印布，據稱廣韻部目及其次序，皆與陸韻不同。然則先生所謂此書以明陸氏之學者，其果爲陸學與否，尙俟商榷也。吾於茲學未嘗用力，不敢有所論列，記之以俟將來。癸亥三月。

陳子礪勝朝粵東遺民錄

東莞陳子礪編修伯陶撰。子礪在晚清仕至江蘇提學使。鼎革後不復出。賃廡九龍。自號九龍真逸。書成於民國四年乙卯。勝朝指前明。子礪爲清遺民。宣統猶在。不忍亡清。故目明日勝朝。晚明風節之盛冠前史。而浙中及吾粵節士又冠他省。浙士得全謝山表章。誦芬不衰。而粵顧闈然。繼今以往。且習沒矣。子礪悉心鉤攷。於方志佚集中得二百九十餘人。以縣爲次。自其行誼以至著述目錄。靡不具載。搜采至博而斷制至嚴。可謂良史矣。未附陳文忠張文烈陳忠愍三行狀。忠愍狀爲獨漉撰。文烈狀爲屈翁山撰。文忠狀失撰人名氏。三狀之辭皆多爲明史所不具者。文烈狀尤瑰特。能傳其人。癸亥臘不盡十日記。

吾二十六七年前習與子礪游。見其人溫溫若無所試。於帖括外亦不甚治他學。未嘗敬之也。不意其晚節嶢然。不滓如此。且盡力鄉邦文獻。歸然不愧古作者之林。不讀此書。幾失吾友矣。又識。

戴南山子遺錄

子遺錄以桐城一縣被賊始末爲骨幹。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勢。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見焉。而又未嘗離桐而有枝溢之辭。可謂極史家技術之能。無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竊比遷固也。所志不遂而陷大謬。以子長蠶室校之。豈所謂九淵之下尙有天衢者耶。癸亥臘不盡十日。

憶書六卷

焦理堂遺稿趙搗叔跋而刻之書中皆瑣碎筭記內關於理堂本身傳記資料者不少其餘關於當時社會風習亦有可看者癸亥十二月

南陵徐氏覆小宛堂景宋本玉臺新詠

總集之選貴有範圍否則既失諸汜濫又失諸罅漏隋志總集百四十七部今存者文選及玉臺新詠而已文心雕龍亦入總集然文選之於詩去取殊不當人意新詠爲孝穆承梁簡文意旨所編目的在專提倡一種詩風卽所謂言情綺靡之作是也其風格固卑卑不足道其甄錄古人之作尤不免強彼以就我雖然能成一家言欲觀六代哀豔之作及其淵源所自必於是焉故雖漏略而不爲病且如魏武帝謝康樂詩一首不錄阮詩僅錄二首陶詩僅錄一首然而不能議其隘陋者彼所宗不在是譬諸刻柄之匠則榘枘豫章之合抱者無所用之也故吾於此二選寧右孝穆而左昭明右其善志流別而已趙氏小宛堂本據宋刻審校汰其麀續積餘重刻更並讎諸本附以札記蓋人間最善本矣屬當草韻文史輒點讀一過記所感焉甲子十一月二日

王荊公選唐詩

茲選在初唐無王楊盧駱初盛之際無陳射洪張曲江盛唐無李杜及摩詰中唐無韓柳元白及東野晚唐無長吉義山牧之飛卿而荊公自序言欲知唐詩觀此已足者謂欲知此諸家以外之唐詩耳不選大家亦選家之一法或此法竟是荊公所創也全唐詩話亦無李杜然荊公別裁甚精凡所選諸家皆能盡擷其菁華吾儕終以其不選大家